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九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

文選三十六任
助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緹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

攝纓縱繼歟瞻見指注歟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予作遺攷元槧本外傳棄予
姪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爲作字殊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字舊本脫去
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三國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

補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眾經音義一

案毛詩釋文止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
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連經文二語

喬樞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咎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三句作韓詩曰卽採外傳此條宋綿初係小弁靡瞻匪父下未當又冠子不言趙懷玉校

語云疑當作不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補

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

補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潛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

也睠焉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嬋嬋公子

韓詩云嬋嬋往來貌

文釋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嬋下引韓詩同嬋嬋毛詩作佻佻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茗茗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爲直好貌文義並與韓異韓訓嬋嬋爲往來貌蓋以嬋嬋爲趯趯之假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恐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

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辭君曰襄

反也

文選廿六顏延之
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

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此從
岳本

正義述毛謂終一日厯

七辰至夜而迴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

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卽更也呂覽察微

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反

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言更其肆

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

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胡說是也

東有启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長庚

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爲太白是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爲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張揖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曰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

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
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
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
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
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
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
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
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
所能知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

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
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
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
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眾於下則在位非其
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竝異玉篇所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用韓義易毛

唯北有斗西柄之揭

玉篇斗部科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

亦飲水器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案作主者毛氏之古文作斗者改從三家今文也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泚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後四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科形云云引詩爲證當是

星洲集解
六
据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

文選廿謝靈運九
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注既引韓詩

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瘵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

稽古篇曰據李言則毛詩作瘵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

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反病

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

一病以爲瘵之假借字胡承珙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入作俱

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疒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
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疒者蓋韓作俱腓毛
作具疒陳氏之說未爲無據也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辟君曰莫散也

文選廿潘安
仁關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處素據文選三十八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表
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
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
離斯莫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旣引韓詩宜爲莫
字據此則韓詩文爲亂離斯莫明甚文選三十八注蓋誤也
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

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誠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
離散以爲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爲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
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
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旣引韓詩宜爲莫字也胡承珙
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
辨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
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詩當作奚
與毛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據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
矣奚其適歸謂三家詩有作奚者其說是已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

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
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
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
是以前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
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一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
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證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爲
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